

道教成立之原委及其教義

周紹賢

人情大抵不相遠，人之心理亦相通，各家學說皆爲解決人生問題，究其義理，無絕對相同者，亦無絕對不相同者，誠如莊子德充符所云「自其異者視之，肝膽楚越也；自其同者視之，萬物皆一也」，中國人生思想，以儒家爲主，以道家輔之，以其有相通之義，故能相輔爲用；以其所重之點不同，故不能合爲一家；此於老莊孔孟之人生及其言論，顯然可見。立身行道，不外乎對人處事，對人以仁，處事以智。對人以仁，則無邪慝之事；處事以智，則不惹怨於人；仁智爲人生哲學之本。

儒家之人生以仁爲出發點，熱心濟世，天下雖亂，而抱「知其不可而爲之」之精神，孜孜不怠，故孔子周遊列國，孟子游說諸侯，汲汲皇皇，不憚艱苦，欲以仁義化世，而救蒼生。道家之人生以智爲出發點，故老子見周室已衰，不可與有爲，乃棄官歸隱，清靜終身。莊子見世道大亂，是非顛倒，乃避開濁流，逍遙方外，以善此生。人生不能脫離現世，道家並非消極，只以大道既廢，人心思亂，運會所趨，狂瀾既倒，雖聖人而無權無位，亦莫可如何，勢所不能之事，空懷杞人之憂，雖力殫身瘁，有何意義？儒家固然積極，然孔子見道不行，亦有乘桴浮海，遠適九夷之想；孟子以世道衰微，抱負莫展，亦只有歸潔其身而已。儒道兩家不相悖，儒家熱心用世，所講者爲修齊治平之道；道家恬澹爲懷，所講者爲人生自然之義。恬淡自然之人生，超然物外之人格，卽道家所謂真人，真人被秦漢方士推尊爲神仙。老莊皆爲真人，亦卽皆爲神仙，由神仙之說而成立道教，道教之成立，爲方士與道士合力之功，於是道家與道教混而爲一，分述如下：

一、方士

方士有兩類：一爲方外之士，莊子大宗師「彼遊方之外者也」。方指境域而言，卽現世之域內也。此所謂方外，卽超然世外，不涉世事，逍遙無爲者也；亦卽孔子所謂「隱者也」。知名利爲罪孽，視富貴如浮雲，清靜自持，與世無競，棲身山林之

中，徬徨塵垢之外，窮通得失，澹然無慮，順天適性，其樂自足，此即所謂方外之士。二爲方術之士，史紀始皇紀「悉召文學方術之士」，此所謂方術，即煉藥養生，陰陽占驗等術，此即秦漢方士。方外之士，厭棄塵世之浮華，棲於巖穴，每終身不出，故世人罕有知之者，若黃石公、河上公，雖偶逢機緣，與世人接觸；然仍隱姓埋名，避免俗事，而風角象數、服食導引之術，多係此類人所發明，何也？以其在清閒中，多用心於此，以消遣歲月也。自戰國之末，神仙之說興，秦漢方士所假託之仙人，即此類人。亂世多隱士，秦世必更多，例如盧敖爲秦博士，知大難將至，乃託言求仙而遁入廬山（山東諸城境）。既入山歸隱，則此中自有樂地，故終身不復出，世人罕有知之者。若夫秦漢方術之士則不然，或專習方術以求用世，或亦曾從方外之遊，然而「身在江海之上，心居乎巍闕之下」（莊子讓王），學得一技，以作干祿之具，觀始皇漢武時，用方士求神仙之結果可知矣。

秦漢方士爲陰陽家之徒，鄒衍即善於方術者也，舉其二事如下：

劉向別錄云「傳言鄒衍在燕，有谷地美而寒，不生五穀，鄒子居之，吹律而溫至，生黍到今，名黍谷焉。」——按漢書律曆志謂：五音生於陰陽，分爲十二律，陽六爲律，陰六爲呂，十二律於十二月各有所應，律以統氣類物，呂以助陽宣氣。「陰陽之施化，萬物之終始，既類助於律呂，又經歷於日辰，而變化之情可見矣」。音律有如此之功用，故傳說鄒子能吹律使寒地氣溫而生穀。

淮南子佚文「鄒衍事燕惠王盡忠，左右譖之，王繫之獄，仰天哭，夏五月、天爲下霜」（見太平御覽第十四，論衡感虛篇亦有此說）。

鄒子明陰陽氣候之學，在不毛之地改善其土壤，而使之生穀，或自言其能吹律致溫，故世人傳爲神妙。樂毅與鄒子皆爲燕昭王所崇信，其子惠王多猜疑，昭王死後，罷樂毅而大敗於齊，鄒子齊入，當即在此時被疑而下獄，五月降霜並非不可能之事，漢書五行志記周考王六年六月，威烈王四年四月，在秦晉兩地皆曾降雪，則五月隕霜又何足異。

上述二事，徵明當時之人傳說鄒衍有神術。漢書列傳第六劉向傳謂：宣帝循武帝故事，復興神仙方術之事，劉向得淮南王

枕中秘書言神仙使鬼物爲金之術，及鄒衍重道延命方。廷命方卽延年長生之術。可知鄒子所通之方術甚多，鄒子卽方士之大師。鄒子爲齊人，齊國本爲道術之根據地，當時精於方術者，當不止鄒子而已，鄒子在齊爲上大夫，在燕爲昭王之師，齊燕方士衆多，蓋有因也。惟鄒子志在濟世，藉方術以說時君，取得信仰，欲使時君歸於「仁義節儉」；秦漢方士則多爲謀個人之榮利而已。略舉其事如下：

始皇自謂「悉召文學方術之士甚衆，欲以興太平，方士欲以練求奇藥」，所謂奇藥，卽仙藥，仙藥必求之於仙人，於是使燕人盧生求仙人羨門、高誓，使韓終、侯公、石生，求仙人不死之藥。

齊人徐市（福）等，上書言：海中有三神山，名曰蓬萊、方丈、瀛洲，仙人居之，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。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，入海求仙人。——徐市等入海求神藥，數歲不得，費多恐譴，乃詐曰「蓬萊藥可得，然常爲大蛟所苦，故不得至，願請善射者與俱，見則以連弩射之」。——蓋徐市自此與數千童男女，並有善射之武士作保衛，東渡日本而不返矣。

「秦法不得兼方，不驗輒死」。有方技者不得兼兩，試用不驗，卽賜死罪。因此，侯生盧生相與謀曰：「始皇爲人，天性剛戾，貪於權勢至於此，未可爲求仙藥」。於是乃亡去。始皇大怒曰「今聞韓衆去不報，徐市等費以巨萬計，終不得藥，徒姦利，相告日聞。盧生等，吾尊賜之甚厚，今乃誹謗我，以重吾不德也」（以上俱見始皇本紀）。

以上所述諸方士之中，未必無學鄒子之意，欲藉方術作引，以勸始皇歸於仁義者，然始皇不能如燕昭王之聞道納諫，其召諸方士，只在求仙藥而已。故「侯星氣者至三百人，皆良士，畏忌諱諛，不敢端言其過」，而方術不驗者，輒處死，如方士獻神藥而不驗，當然亦不例外，故韓衆不辭而去，徐福屢被告作姦圖利，乃携數千童男女及善射之武士，長去而不返，侯生盧生等亦不得不逃亡矣！諸方士紛然散去，故始皇大怒，以爲受其愚蒙，而無可如何也。

漢時方術之士所表現者，尤爲荒妄。文帝爲賢明之君，好黃老之學，方士之說，不易進入。蓋陰陽方術，溯本探源，皆託於黃老也。而竟有以詐術自進者：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，言長安東北有神氣，請帝作渭陽五帝廟以祠之，帝納之。復言闕下有

寶氣，使人持玉杯詣闕獻之，刻曰「人主延壽」。復言「周鼎在泗水中，今河決通於泗，而汾陰有金寶氣，意鼎出乎？」請立五廟於汾陰以祀之。既而有人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，乃下吏治罪，夷三族。「於是文帝怠於改正服、鬼神之事」。亦即不聽陰陽方術之言（漢書、文帝紀、郊祀志）。武帝好神仙，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，多言神仙之事」（郊祀志）。略舉其事如下：

李少君以祠竈辟穀卻老方見上，上尊之，少君匿其年齡鄉里，自謂七十，能使物卻老。又嘗作預言，巧發奇中，皆驚爲神。謂祠竈可致鬼物，丹砂可化爲黃金，黃金以爲飲食器，則益壽，益壽而海中蓬萊仙人乃可見，以封禪，則不死，黃帝是也。又自謂嘗遊海上，見安期生，以棗食之，棗大如瓜。安期生者，合則見人，不合則隱。於是帝乃祠竈，遣方士入海求安期生。久之少君死，帝以爲化去，非死也。

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，上所幸李夫人卒（郊祀志作李夫人，封禪書爲王夫人），少翁以術夜致鬼，如夫人貌，上自帷中望之，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，以客禮之。文成勸上爲臺室，置祭具以致天神。居歲餘其方益衰，乃爲帛書以飯牛曰「此牛腹中有奇」，殺牛得書，書言甚怪，天子識其手書，乃誅之。

樂大爲膠東王之家人，善美言，多方略，而敢爲大言，見帝曰「臣常往來海上，見安期、羨門之屬，臣之師曰「黃金可成，河決可塞，不死之藥可得，仙人可致也」。然臣師非有求人，人自求之。陛下必欲致之，則貴其使者，令爲親屬，以客禮待之，則可使通言也」。乃拜樂大爲五利將軍，封樂通侯，以衛長公主妻之，貴震天下，於是海上齊燕之間，多言「有禁方，能神仙」。後以樂大治裝入海求其師，乃之泰山，帝使人隨驗無所見，而大妄言見其師，方又多無驗，坐誣罔，腰斬。

齊人公孫卿、有札書，講黃帝封禪、鑄鼎、登仙之事，武帝信之曰「誠得如黃帝，吾視去妻子，如脫屣耳」。卿言見仙人跡於緱氏城上，帝往觀曰「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？」卿曰「仙人非有求人主，人主自求之，其道非寬假，神不來，積以歲月，乃可致也」。卿又言見神人於東萊山，神云「欲見天子」，帝遂至東萊，留宿數日無所見，又言仙人好樓居，帝於是作益壽觀，高二十丈。帝前後凡七次至東萊海上，候神仙，皆失望而返（以上見封禪書及郊祀志）。

由上述可知方士除講神仙之術而外，如新垣平、李少君等，又兼辦巫祝之事，又如亳人、謬忌、奏祠、太一方、公孫卿言「黃帝以上封禪，皆與神通」。齊人丁公云「封禪者古不死之名」。封禪由方士導演。天子除祭天地、宗廟、名山、大川而外，漢初又有五時之祭（秦祭青帝、黃帝、炎帝、白帝、漢高祖又立黑帝祠，名曰五時）。武帝時又有八神之祭（天主、地主、兵主、陰主、陽主、月主、日主、四時主，名曰八神），此後神名屢屢增加，天神地鬼、太白南斗、羣神之壇，不勝歷舉（封禪書、郊祀志），皆方士所倡導。方士兼巫祝之職，易言之，巫祝與方士同流。

秦漢方士，以神仙鬼神之事，干君要祿。武帝末年，以神仙之事無驗，已厭方士怪迂之言，大鴻臚田千秋上言曰「方士言神仙者甚衆，而無顯功，請皆罷遣之」！帝然之，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，此後帝每嘆曰「曩爲方士所欺，天下豈有仙人？盡妖妄耳，節食服藥，差可少病而已」。宣帝亦好神仙，方士又紛然而來，京兆尹張敞上書諫曰「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，斥逐方士之虛語，游心帝王之術，太平庶幾可興也」。王褒奉詔上聖主得賢臣頌，亦力斥神仙之說，帝於是悉罷待詔方士。成帝時丞相匡衡，御史大夫張譚奏：郡國方士所祀之神，凡六百八十三所，應廢者四百七十五所。成帝晚年頗好鬼神，谷永上書極言「鬼神之術，乃姦人挾左道、懷詐僞，以欺罔世主」。請拒絕之，帝善其言。哀帝即位寢疾，復徵方術士，盡復前世諸神祠官，凡七百餘所，哀帝在位六年而崩。繼之王莽復興神仙之事，以方士蘇樂言：起八風臺於宮中，作樂其上，又種五色禾於殿中，以仿神仙之術。莽之末年所崇祀者，上自天地，下至鬼神，凡千七百所，其中之淫祀，皆方士所建議（郊祀志）。

總上所述，方術之士，凡出而獻技干祿者，其用心卑下，既無鄒子正大之思想，又無精妙之技術，所發怪迂之論，帝王雖一時欣賞，亦只欲驗其奇異，以作消遣而已。及其技窮詐露，實現其欺君圖利之謀，故秦時方士，懼罪而逃，文帝誅新垣平，武帝誅欒大、齊少翁，以及甘忠可、李尋等皆以其術無驗而處重刑。大儒董仲舒，以春秋災異之變，推陰陽之所以錯行，欲藉之以匡君輔治，而最後亦以推說災異而下獄（董仲舒傳），劉向則以獻淮南枕中秘書，試驗造金之術，所費甚多而不驗，亦陷於重罪（漢書列傳第六）。孔子曰「雖小道，必有可觀者焉，致遠恐泥」（論語子張篇）。方技藝術之表演，雖有可觀，然棋局鬪智、不能當作用兵之謀；卜筮屢中，不能以之決定國是。舍正路而不由，徒藉鬼神技巧之術以助膽氣，欺人正所以自欺也。

。王莽居心寡淡，自造符命，獻椒酒於平帝，置毒酒中，帝疾，莽作策命請命於神曰「願以身代！」藏策金滕，暗示大臣。篡位後，亂殺異己，日與方士昭君等，於後宮考驗方術，縱慾淫樂，其一切罪行，何曾相信鬼神？及其罪惡既滿，雖誠心依賴鬼神，有何補哉？莽聞漢兵大勝，己之敗亡已定，乃按方術引經據典曰「國有大災，則哭以厭之」（周禮春官女巫之職），乃率羣臣至大郊，仰天哀告，搏心大哭，氣盡，伏而叩頭。又作告天策，陳功勞千餘言，諸生小民會旦夕哭，為設餐粥，甚悲哀及能誦策文者，除以為郎，至五千餘人。及漢兵攻入宮殿，莽持虞帝匕首，並抱符命威斗，令天文郎按星盤於前，莽隨斗而坐，口中唸唸有辭曰「天生德於予，漢兵其如予何」？坐而受裂屍之刑（王莽傳下），此末流方士所演出之趣劇也。

二、道 士

道士為「有道之士」之簡稱，呂氏春秋謹聽篇「故當今之世，求有道之士，則於四海之內，山谷之中，僻遠悠閒之所，若此，則幸得之矣。得之則何欲而不得？何為而不成？太公釣於滋泉，遭紂之世也，故文王得之而王」。此所謂有道之士，即隱居巖穴，方外之士，太公避紂之暴，隱於釣徒，游於方外，及聞文王賢，乃出而輔助周室，以安天下，太公當然為有道之士，後來以道術治濟，齊國遂成道家之根據地。春秋繁露，循天之道篇「古之道士有言曰：「將欲無陵，固守一德」，抱一守靜，為道家修身之要義，此道士為道家之士，合有道之士與道家之士兩義而言，太公可謂最早之道士。故後來之道教，尊太公為神明。

方外之士，即有道之士，所謂「道」，包括道論與道術，盧生、李少君等尊方外之士為神仙，專習其術，以謀榮利；其同志之流，有自知方術無把握而易失敗者，乃依託道論，專談神仙之事，雖屬無稽之談，而其言之成理，不能加以欺罔之罪，如公孫卿之類是也。此類在當時已有「道士」之稱，武帝聽公孫卿之言，立神明臺，高五十丈，上設九室，置道士百人（見漢書郊祀志下注），此道士即與方士公孫卿同流者也。此時方士與道士名義與實際無分介。漢書王莽傳下「衛將軍王涉養道士西門君惠。君惠好天文讖記」。後漢書光武紀亦言及「道士西門君惠」。桓譚新論云「陽曲侯王根，迎方士西門君惠，從其學養生

卻老之術」，可見道士亦即方士，惟方士自秦以來，爲方術士之通稱，至西漢雖有道士之稱，而不流行，徒以方術出頭者，多以術敗而致罪；而藉道論以談神仙者則無咎。故西漢而後，方士已不徒恃法術行於世，而兼託神仙言論以取信仰，因而道士之稱遂代替方士之名。

方士逢迎君王，千求利祿，向高層發展，多得惡果，至王莽時陷於身敗名裂之境，於是乃專向民間發展，煉藥可以去病養生，祝禱可以安慰心情，仙道可以勉人爲善，神道可以戒人爲惡；民間亦需要有此諸說以調協紛歧複雜之心理，禮法而外，一般人亦每賴此諸說以勸勵其人生。於是道士在民間，乃真成爲有道之士，畧述其道如下：

一、祈禱——神權之說亦由人之心理而構成：上帝主持宇宙之一切，天道卽上帝所示人生之規律，及神權思想漸趨淡薄，人心自治之力量隨之而減低，儒家與道家創立哲學理論，欲以確定人之思想與信仰，以天道爲自然之法則，爲事理之當然，將神權思想有意志之天，變而爲無意志之天；然而自然之法則不可違，事理之當然必須遵，雖不信神權者，亦不能違悖天道。無意志之天於人生之成敗，與有意志之天對人類之獎懲，其所顯示之威權，並無二致，故孔子云「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」！老子云「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」。有意志之天——上帝，並未全失信仰，因此，陰陽家卽以災異之說警勵人心。上帝實行「福善禍淫」之權，而亦可容人悔過恕罪，上帝猶如人間之帝王，助帝王治國安民者，有各部羣臣；助上帝施行神權者，有各部鬼神；儒家欲破除迷信，故孔子有疾，子路請禱，孔子反對曰「丘之禱，久矣」！又曰「非其鬼而祭之，諂也」！儒家欲將祈禱鬼神之流俗，變而爲「慎終追遠」、「奉先思孝」之情感；然而神權思想終不能泯於人心，是以祈禱之術，自古流傳，在先秦有巫祝專司其職，及漢朝則道士專治其術。

二、符籙——符籙由圖讖演出，符者、象徵之信物也，依符之象徵而錄之爲文，故曰籙。道士謂符乃神所賜之法寶，某種符代表某種神力，便可發生某種神效。三國志孫策傳注引江表傳曰「道士于吉，先寓居東方，往來吳會，立精舍、燒香、讀道書，制作符水以治病」。于吉東漢順帝時人，自謂於曲陽泉水上得神書，其符蓋卽由神書而來者。同時張道陵亦言老君授以印綬符籙，使佐國扶命。於是符不但可以治病，而且可助國家大事，故抱朴子遐覽篇所述有消災符、避兵符、祈晴符、治水符、

伏火符，及延生符、拔度亡魂符等等，符不但可以祛災，而且可以致福。咒語與符文之作用相同。對於惡勢力無法制裁，或某一惡事不知是誰所爲，受害者只有暗中怨讎，向神明祈求誅罰惡徒，此卽所謂詛咒，此類無可奈何之事，只有詛咒以洩憤，此出於一般人之自然心理，尚書無逸篇「厥口詛祝（咒）」，左傳隱公十一年，穎考叔被子都暗箭射死，鄭伯使士卒詛咒射穎考叔者。襄公十一年，叔孫穆子要季武子「詛諸五父之衢」。總之咒語乃對神明要求懲罰惡人，或雙方對神明保證：誰如背信失約，願神降之災也。周禮春官有「詛祝（咒）」與「司巫」並列，道士則用咒語治病，自古民間信鬼，道士劾鬼伏魅，禳災祈福，各有符文咒語（參看後漢書方術傳費長房傳）。——佛教亦有與道教尙同之咒語。但尙另有一義，其經文結尾之咒語爲「總持」之義，謂以少義包括衆理，可以總持不忘，如楞嚴經卷七有云：誦持此咒「無智慧者，令得智慧」。——消災招福之符文咒語，爲道士專門法術之一。

三、占驗——卜以決疑，自古有之，故周禮有太卜之官，洪範云「三人占，則從二人之言」。言從多數人之意見也。最初之卜筮，大抵以事之可行可止，可左可右者，不能自決，藉之以作決定而已。及陰陽之說興，此術乃廣泛而複雜，人事之吉凶、天道之變化，人間一切事，皆可以術數推測，「其流有風角、盾甲、七政、元氣、六日、逢占、日者、挺專、須叟、孤虛之術；及望雲、省氣、等等方術」（後漢書方術傳）。從古以來，賢者避世，每有隱于卜筮之間、以全身者。後漢書方術傳所列三十四人，多精於此術者，出人皆不慕榮利，有家居不仕者，有徵舉不就者，有被召不得已而之官，託病而退者，此卽所謂有道之士，亦卽西漢而後之道士。

四、丹藥——本草云「久服丹砂，通神明，不老，輕身」。尚書禹貢、荊州進貢之物有丹砂。自古醫學家以丹砂爲珍物。因而凡藥物之精者，皆稱曰丹，方士所煉之仙藥，以丹砂爲主要之原料，故名曰煉丹。抱朴子金丹篇專講其術。然其秘方多爲口授，非文字所能傳。丹有內外之別，煉藥服食，名曰外丹；修真養性，煉本身丹田之精氣，以達神化之妙，名曰內丹。精氣神爲人身之三寶，煉精化氣，煉氣化神，煉神返虛，與天地合一，此之謂金剛不壞之體，故亦稱曰金丹。內丹以養性爲本，外丹以養形爲本。漢末魏伯陽所著之參同契，以養性爲主，以服食爲輔，爲內丹之要典。

五、導引——素問異法方宜論謂：導引可以治病，注云「謂搖筋骨，動支節也」。漢書張良傳「良從入關，體多疾，即導引不食穀」，注「服避穀藥，而靜居行氣」，行氣即莊子刻意篇所謂「吹呴呼吸，吐故納新」，即屈原遠遊所云「餐六氣而飲沆瀣兮，漱正陽而含朝霞，保神明之清澄兮，精氣入而羸穢除」。總之導引爲健身運動，呼吸運動，三國志華佗傳云「古之仙者，爲導引之事，熊經鴟顧，引挽腰體，動諸關節，以求難老」。導引爲養生要術之一。

六、玄理——鄒衍闕大不經之言，對宇宙之探測，推而遠之，至於天地未生之前，窈杳無極；達乎中國環海之外，廣漠無垠；言之成理，故爲齊燕之君所崇信。公孫卿則言黃帝登仙之事，歷歷俱真，故能感動武帝。談天道，論仙術，幽玄渺冥之遐想，自成一套言論，其最早著之於書者如，穆天子傳、西王母傳、東方朔之海內十洲記、劉向之列仙傳等，皆能引人入勝，使人感塵世之外，別有天地。持其說者，與秦漢方士之志在干祿者不同。其在民間以神道設教，勸人爲善，其被徵召而詣闕上書如郎顛、襄楷等（後漢書列傳第二十），以天道陰陽之說以規人君爲政之失，言盡則退，視富貴如塵埃，誠所謂有道之士也。

總上所述，祈禱、符籙、占驗、玄理等等，對於一般人有安慰勸勵、勸善懲惡之功效，此種神秘思想，雖不普及，然爲一般人所傾好、所需要。導引養生等術，各有其效驗。丹藥之方，屬于醫學，而煉丹之術實爲古昔之化學發明，論衡率性篇云「道人銷煉五石，作五色之玉，比之眞玉，光不殊別。兼魚蚌之珠，與禹貢璆琳，皆眞玉也，然而隨侯以藥作珠，精耀如眞」。在魏晉時即有「人造水晶」（抱朴子論仙篇），蓋如今之玻璃相同也。劉向以造金失敗而致罪，便不再研究，而晉時道士李根能以鉛錫化白銀（抱朴子黃白篇）。至於齊少翁以鬼術能使武帝夜間見李夫人，實同今之催眠術。中國古昔不重視物質科學，故乏人研究，而道士之燒煉又不在乎謀利，雖有發明，亦多秘而不宣，故未能弘揚其術。

道士以法術爲人祈福消災，爲人療病，勸人爲善，道士即爲有道之士，爲民間所尊重，故凡品德高尚之人，世人每以道士稱之，後漢書第五倫傳：倫有義行，久宦未達，乃爲鹽商，所過之旅舍，臨去必灑掃清潔，時人號爲道士。在東漢時道士仍兼爲「有道之士」之簡稱，故當時之佛教徒亦有道士之稱，孟蘭盆經疏云「佛教傳此方，呼僧爲道士」。及道教成立而後，道士始爲道教徒之專稱。

三、神 仙

神仙思想由不死之思想而來，人皆好生而惡死，長生不死之說，蓋自古有其設想，自古有其傳說。左傳昭公二十年，齊景公問晏子曰「古而無死，其樂若何」？晏子以古無不死之人以答（晏子春秋亦載此語），足徵不死之思想，在春秋時已為討論之問題。及至戰國已有人造不死之藥，戰國策楚策、有人獻不死之藥於荆王；韓非子外儲說左上「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」。最初之神仙思想，只在不死，故釋名長幼篇云「老而不死曰仙」。

神仙之說託諸黃老——中國學術至黃帝時，已燦然可觀，就醫學而言，最古之醫書為黃帝內經，其文字雖有後人所竄入，然非後人所僞託，此在宋時已經專家考證而確定者也；此書分素問、靈樞二類，素問二十四卷，述黃帝岐伯問答養生延年之道，靈樞十二卷、其中多論鍼刺治病之術，史書載黃帝在位百年，年既壽考，而民間又傳說黃帝昇天仙去。及戰國時學術分派，道家祖述黃老，老子有「長生久視」及「死而不亡」之言，於是方士即依黃帝之書，老子之語，而成立神仙學說。

神仙之說起自齊國——齊國為道家之根據地，故黃老之學出自齊國，神仙之說亦出自齊國。齊景公問晏子、古昔不死之人，其樂如何？不死即神仙，自古傳說黃帝常遊齊之泰山及東萊，訪道成仙；而太公佐武王伐紂，以道術治齊，其中有神話傳說，傳至元朝有「平話」流行，傳至明朝，道士陸西星集合諸說，加以演義而著封神榜，此書即自古民間崇拜太公之反映。黃帝太公皆為神仙，劉向列仙傳所記黃帝太公而下之神仙，齊人頗多。

神仙之說既本乎齊學（道家），而與齊國之環境亦大有關係，泰山既為五嶽之尊，為自古帝王祭天地、望山川、徧羣神之聖地，而東萊海嶠、尤為奇境，東萊即今之膠東半島，海邊羣山崢嶸，幽谷谿澗，神府洞天，秘藏雲際；海中羣島羅列，雲霧蒼茫，奇巖神泉，世外佳境。登之罘，三面環海，波浪激瀾，雪濤飛濺，雲光燦爛，詭奇多姿。朝暎映輝，晚霞列錦，光怪奇麗，變幻無窮，足以引人之遐思，啓人之妙悟，元微之云「除却巫山不是雲」，其實巫山之雲豈能與此相比。

更有奇者，春夏之交，登蓬萊之閣（在蓬萊縣城北），倘氣候適宜，晨光初顯，憑觀海面，彩霧瀾漫，浮光迷離，倏爾無

邊之海國，變成錦繡大陸，高山長河，山林平野，盡顯目前，忽見樓閣玲瓏，忽見城市繁華，人物蠕動，隱約可睹，恍疑別有乾坤，相信真有仙境，此即所謂海市也！惟此渤海之峽有之。史記天官書云「海旁蜃氣象樓臺」，俗有海市蜃樓之語，其實海市非蜃氣所構成，乃山川城市因光線折射而生之現象，故當地耆老傳說爲河山倒映。因與地勢有關，故海市必見於蓬萊；又因與氣候有關，故必見於春夏之交；又因與天氣有關，故雖春夏之交，或數年不見，或一年數見，列子云「列姑射山，在海河州中，山上有神人焉」。山海經云「列姑射山在海河州中，蓬萊山在海中，大人之市在海中」，海河即渤海峽北至燕國一帶海區，大人市即海市。海市可望而不可即，秦漢方士所謂仙人去人不遠「未能至，望見之焉」，誠非虛言也。東萊有此奇境，故引起方士之妙思，馳神於海天之間，幻想乎仙人之域，因而有神山仙島之說，而方士亦有海上方士之稱，致使齊燕之君，皆遣使入海求三神山，秦始皇曾兩度至此地，漢武帝前後曾七度至此地，皆祭成山，登之罘，求見神仙。至今東萊攸關神仙之古蹟頗多，始皇當日曾於之罘刻石以紀功，武帝當日在此望蓬萊仙山，曾築城以留念，今蓬萊縣城，即其故址也。

齊國講學之所曰稷下（在今臨淄城北），史記卷四十六謂齊宣王「喜文學游說之士，如鄒衍、淳于髡、田駢、接子、慎到，環淵之徒，七十六人，皆賜列爲上大夫，不治而議論，是以稷下學士復盛，且數百千人」。所謂復盛，足徵宣王之前，即曾興盛，其所講之學即「齊學」，慎到、田駢、接子、環淵等「皆學黃老道德之術」，鄒衍則治陰陽之學，其學之本旨，亦由黃老衍出。稷下學士之中，當然有談神仙之方士，故齊威王信其說，派人入海求仙。及至宣王，鄒衍爲稷下學士中之鉅子，衍之本身即爲神仙，能吹律使寒地生穀，又有重道延命方傳世，故齊宣王、燕昭王皆信之，皆派使入海求仙。齊燕爲鄰國，在當時所謂海上方士，當然不止鄒衍一人，而衍特爲著名者耳，安期生、河上丈人、黃石公等，皆此時人，亦皆齊人。及秦漢時之方士、徐福、李少君等亦皆齊人，故曰神仙之說起自齊國。

道家之真人——文子云「得天地之道，故謂之真人」，得天地之道，與天地精神合一，真如自在，無入而不自得者也。莊子稱老子爲真人，道教以道家之真人爲神仙，然與長生不死之神仙不同，然則老子云「死而不亡者壽」及「長生久視之道」何謂也？蓋人之眞性，由天地之靈感而來，隨緣結合，託于有形，有形則有變，形體變化，生住異滅，乃自然之律，形化而性常

存，故云「死而不亡者壽」，亦即莊子所云「天地與我並生」，「長生久視」爲當時通行之語，荀子榮辱篇、呂氏春秋重己篇皆有此語，猶之云「生活長久之計」，老子此語，則謂負國家之責者，能得治國之道，其國乃可長存久立，與道教長生不老之義不同。道家修養最高之人格，人生最高之境界爲真人，莊子大宗師謂「有真知」者爲真人，即佛家所謂「證真理之人曰真人」。真人又稱曰至人，言其有「至行」也；又稱曰聖人，指德能而言；又稱曰神人，指其與道相從，神妙莫測而言。真人至人聖人神人，四位一體，莊子以「荒唐之言，無端崖之辭」（天下篇）形容之云：

古之真人，不知悅生，不知惡死，其出不訢，其入不距，儻然而往，儻然而來而已矣（大宗師）。古之真人，知者不得說，美人不得濫，盜人不得劫，伏戲黃帝不得友，死生亦大矣，而無變乎己，况爵祿乎，若然者，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，入乎淵泉而不濡，處卑細而不憊，充滿天地，既以與人，己愈有（田子方）。

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，肌膚若冰雪，綽約若處子，不食五穀，吸風飲露，乘雲氣，御飛龍，而遊乎四海之外（逍遊）。

「夫至人之行，忘其肝膽，遺其耳目，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，逍遙乎無爲之業」（達生）。「夫至人者，上闕青天，下潛黃泉，揮斥八極，神氣不變」（田子方）。

聖人不刻意而高，無仁義而修，無功名而治，無江海而閒，不導引而壽。澹無無極而衆美從之（刻意）。道之真以治其身，其餘緒以爲國家，其土苴以治天下。由此觀之，帝王之功，聖人之餘事也（讓王）。

真人既明真理，達乎天德，與造化同流，不受俗物之累，自無煩惱之苦，不但能超出塵氣與萬化冥合，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；而且深知「萬物一府，死生同狀」（天地篇）。「死與？生與？天地並與？」（天下篇），死生無變乎已，「入於無窮之門，以遊無極之野，吾與日月參光，與天地爲常」（在宥）。似此優游宇宙間，恬澹自如，超脫生死，惟真人能達此境界。真人隨天地變化，以自然爲樂，並不求停滯於現世而長生不死，故方士服食益壽之術，莊子名之曰「導引之士，養形之人」，不足可貴（刻意）。莊子贊美老子「淡然獨與神明居」。又述自身之境界云「獨與天地精神往來，而不敖倪於萬物，上與造

物者遊，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」(天下篇)。此與佛家所云「不生不滅」、「眞如自在」相同，此種境界非煉丹服藥、養生延年所能達，惟大徹大悟之眞人方能之。只求長生不老未足語此也。

道士所說之神仙——由不死之希求，乃有方士神仙之說，其神仙即服食丹藥，長生不老者也。藥物固可延年，然未能使人不死，秦漢方士所稱之仙人如安期生等，壽千餘歲，方士自云曾見之，而秦皇漢武求之，皆未得見，如此，則不死之藥無由證實，而方士之說窮矣！因而又有「形解銷化」之說(封禪書)，謂仙人肉體雖死，而其神靈不死，如蟬之蛻殼一般，名曰屍解，故方士李少君病死，武帝以爲化去未死。道士于吉被孫策所斬，而信奉之者謂其屍解而去，並未死也。不死之後，其情況如何？乃引道家神人之境界以證之，謂「乘雲氣御飛龍，而游乎四海之外」。「千歲厭世，去而上僊，乘彼白雲，至於帝鄉」(天地篇)。於是神仙眞能上闕青天，下潛黃泉，與天地比壽，與日月齊光矣！屈原遠遊云「貴眞人之休德兮，美往世之登仙；與化去而不見兮，名聲著而日延。奇傳說之託辰星兮，美韓衆之得一，形穆穆以浸遠兮，離人羣而遁逸」。在戰國時，人對神仙即有如此之想像，此即道士所說之神仙。

四、道教之成立

整個人生受兩種力量之支配：曰情志，曰理智。辨是非、明得失、識難易、知利害，此理智之功用也。捨己爲羣，不顧艱險，精誠所至，金石爲開，乃至犧牲小我，完成大我，殺身成仁，捨生取義，皆情志所使也。宗教者，情志之產物也。宗教者本也，宗教者、崇奉所本，堅守其道以爲教也。宗教顯著之功用，在乎勗勉人心，安慰人情，守分安命，有所皈依。或曰不但宗教有此力量，其他道理亦可發生同樣力量。曰此不盡然也，人之心理不一，有非宗教無以致其信仰者，有非宗教無以引其向善者，人心之痛苦，世間之大患，皆由人之私慾放縱而致，宗教家以禁制私慾爲要律，以苦行苦修爲當然；以救人之厄爲自利。其對於世道人心，可以補政治法律之所不及。

自古及今有人視宗教爲迷信，須知迷信物慾思想，迷信權勢主義，皆爲迷信，此二者之迷信，可以陷自身於痛苦，可以危

害社會人羣；宗教之迷信，則不過誦經祈禱而已。且誦經祈禱，有詩意在其中，有善化心情之功用，人到無可奈何之時，惟有宗教之信仰，始能轉人生死之念；此非理智所能爲力者也。故宗教之特質有二：曰超世，曰神秘。超世者、不但能超脫當前塵俗之煩惱，而且未來有理想之佳境。宇宙間永遠有爲人類所不能知不能解之問題，便永遠有神秘存在，生老病死，一切無可如何之苦惱，理智已失却作用，無路可走，惟有宗教能發生神秘力量，使人於常理而外，得到安心立命之處，清明在躬，志氣如神，無罣無礙，「反於大通」（大通無往而不如意，見秋水篇）。凡偉大宗教，皆有超世神秘之義，皆有不可思議之力量，道教亦然。

宗教獲得一般人之信仰，其神秘思想發生力量頗大。神秘思想所現於外表者，爲祈禱、禮懺、誦經、作法等等儀式。秦漢方士以求仙之神秘使始皇祭泰山，祠八神；使武帝祭天地、太一、諸鬼神，秦皇漢武並非愚昧，神秘思想使之不得不然。即今所稱科學萬能之時代，亦不能破除神秘思想，一九七〇年美國太空人艾德林等、在登月球起飛之前，舉行禮拜中，伍卓夫主教爲之舉行聖餐，贈以小型聖酒杯。及登月球，艾德林乃將杯、酒、麵包等物陳列於一小桌，靜默恭讀幾段聖經，並依儀式舉行聖餐。其實其一切安全，全賴太空船之科學設備，彼豈不知？然而在其需要誦經祈禱之時，非如此不能昂慰心情，科學無能爲力，此卽神秘思想所使然。——秦漢方士以求仙祭神之神秘，上獲帝王之優遇，下得民間之信仰，此道教成立條件之一。

星相占卜之術，不盡有驗，然必有巧中者；卽所言不驗，亦必有解釋以自圓其說，例如占人時運之休咎，謂作一善事，則凶可化爲吉；如作一惡事，則吉反變爲凶。相人之壽命，謂「相由心生，相由心滅」，雖爲舛相，如積德則可益壽；雖爲壽相，而爲惡則必損年；如此、則有驗無驗，皆有術以取信仰。煉藥養生之道亦然，必有真得其實效者，其無效者，則謂病可醫，而命不可醫，醫藥罔效者，命當如此也。漢書高帝紀：十二年冬，帝擊黥布破之，帝爲流失所中，行道疾甚，呂后迎良醫入見，帝曰「吾以布衣，提三尺取天下，此非天命乎？命乃在天，雖扁鵲何益」？竟不肯治，乃囑身後之事，次年四月，帝崩。以高祖之豁達，亦有此神秘之心理，何怪普通人相信方士神秘之說法。方士又有其他異術，如劉根能令人見鬼，左慈能身化爲羊，張楷能作五里大霧，上成公辭家飛逝（後漢書方術傳）。——方士挾種種方術，輔以神秘之說，博得世人之信仰，此道教成

立條件之二。

史記載：宋毋忌、正伯僑、充尚、羨門子高等，皆方外之士也，故始皇派人求之不得。然彼等「爲方僊道，形解銷化，依於鬼神之事。鄒衍以陰陽主運，顯於諸侯，而燕齊海上之方士，傳其術不能通，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，自此興，不可勝數也」（封禪書）。方士學鄒子之術不能通，其程度較高者持其術以干君王，其次則行術於民間，然其術由方外之士所傳，方外之士，皆清高恬淡超然世外者也，方士以之爲師，依託爲仙人，當然必標榜其人格，傳說其言論，使塵世中之知識分子，聞而傾心，如漢武之慕黃帝，心傾神仙，乃輕富貴——方士能藉神仙之說，引發人超世思想，以消煩惱，此道教成立條件之三。

上述三種條件，爲道教成立之基礎，道教之基礎已備，然方外之士，不預世事；方術之士，各行其事，散漫無歸，無人出而就此基礎建立學說，俾同道之人信仰言論歸於一致，而成爲有系統之集團，及東漢佛教既興，有道之方士（道士），乃起而建立道教，與佛圖競勝。

五、道教之創始人物

道教由陰陽術數之學，方士神仙之說，彙集而成，故方士徐福、李少君等，道教皆崇之爲神仙（見神仙傳），茲述開創道教及完成道教之人物，其見於史書者，並道藏所述其人之神秘事蹟如下：

茅濛——史記始皇本紀：三十一年十二月，更名臘曰嘉平。集解引太原真人茅盈內紀曰「始皇三十年九月庚子，盈曾祖父濛，乃於華山之中，乘雲駕龍，白日升天。先是其邑謠歌曰「神仙得者，茅初成，駕龍上升入太清，時下玄州戲赤城，繼世而往在我盈，帝若學之臘嘉平」。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，父老俱對，此仙人之歌謠，勸帝求長生之術。於是始皇欣然，乃有尋仙之志，因改臘曰嘉平」。按道藏茅山志、三茅君碑文云：茅偃事秦昭王爲將軍，偃子濛見周室已衰，乃師事北郭鬼谷先生，受長生之術，仙去。濛曾孫三人，盈字初成，固字季偉，衷字思和，皆漢景帝時人，先後入茅山（在江蘇句容縣）修道，皆成仙而去，此即所謂三茅君，野史小說所稱「茅山道士」之神術，不亞於龍虎山之張天師，至今茅山道士，仍崇奉三茅君。

甘忠可——印度教中之吠世史迎經，謂爲仙人所造。宗教之教義，多託於神道。漢成帶時，齊人甘忠可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，講漢朝盛衰及災異之事，謂「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，教我此道」。此方士造經典之始，道教之經出自神授者頗多。于吉——後漢書襄楷傳云「順帝時、琅邪宮崇詣闕，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，號太平清領書，其言以陰陽五行爲宗，而多巫覡雜語，有司奏「崇所上妖妄而不經」。乃收藏之，後張角頗有其書焉」。

三國志孫策傳注引江表傳曰「時有道士琅邪于吉，先寓居東方，往來吳會，立精舍燒香，讀道書，制作符水以治病，吳會人多事之」。

葛洪神仙傳云「宮嵩（即宮崇）者，琅邪人也，有文才，著書百餘卷，師事仙人于吉，漢元帝時，崇隨吉於曲陽泉上，遇天仙，授吉青練朱字太平經十部，吉行之得道，以付崇，後上此書，書多陰陽否泰災眚之事，有天道、有地道、有人道，云治國者用之可以長生，此其旨也。崇服雲母，數百歲，有童子之色，後入紵嶼山、仙去」。——吉爲元帝時人，被孫策所殺在建安五年，則壽達二百五十歲以上。

道藏三洞珠囊卷九、謂：老子尹喜，至西國化胡，歸中國作太平經。于吉所傳之神書即太平經，又名太平清領書，道士尊老子爲教主，稱爲老君，故于吉之太平經爲神授。其書之內容言順天之道，慈善忠孝，可以致太平。天運循環，帝王乘此運氣，奉天意，行善政，故天下太平。又有勸善戒惡之文，及養性辟穀、誦咒除災、尸解成仙之說，皆備述。桓帝時、襄楷上書，盛稱其書有「興國之術」。楷爲當時博學之士，太傅陳蕃學方正、不就，靈帝時與荀爽鄭玄、俱以博士徵、亦不就。官方重之，鄉里宗之，于吉之書經其贊揚，故大爲世人所信。今道藏中有此書，雖與原文有異，然此書實爲道教最早之經典。

張道陵——三國志張魯傳「魯字公祺，沛國豐人也。祖父陵、客蜀，學道鶴鳴山中（在順帝時），造作道書，以惑百姓。從受道者、出五斗米，故世號稱米賊（按米賊乃指張脩奉五斗米道，造反而言，與陵無關）。陵死，子衡繼其道，衡死、魯復行之。益州牧劉焉以魯爲督義司馬。魯據漢中，以鬼道教民，自號師君。其來學者，初皆名鬼卒，受本道已信，號祭酒，各領部衆，多者爲治頭大祭酒，皆教以誠信不欺，有病教以懺過。諸祭酒皆作義舍，如今亭傳。又置米肉於義舍，行路者量腹取足

，若過多，鬼神輒病之。犯法、三原然後乃行刑，不置長吏，皆以祭酒爲治，民夷便樂之，推據巴漢垂三十年」。魯以鬼道得衆勢盛，朝廷遂寵魯鎮民中郎將，領漢寧太守。魯在漢中，行其祖之天師道，其領導羣衆之高級人物爲祭酒，皆誦習老子五千文，其政令除鬼道治術而外，並依月令春夏禁殺，又禁酒；而魯又不愛貨寶，故信之者衆。建安二十年，曹操擊之，魯入蜀，操又遣人慰喻之，拜鎮南將軍，封閬中侯。徵諸正史，皆謂天師道在當時，民衆信服，蓋當時，天下亂，民生塗炭，天師道據險自治，保民安生，故能得民衆之信仰。

道藏歷世眞仙體道通鑑云「張道陵爲子房八世孫」（天師家傳亦如此云）。陶弘景眞詔云「陵字輔漢，本大儒，晚學長生之道，得九鼎丹經，聞蜀中多名山，乃入鶴鳴山，著道書二十餘篇」。

道藏、宋謝守顥所編混元聖約、張天師傳云：張道陵字輔漢，以光武建武十年生於餘杭之天目山，七歲能誦道德經。後爲書生，博綜五經，通河洛象緯之文。章帝元和二年，以博士召，不赴，時年五十二。後隱居江西龍虎山，和帝永元四年，拜諫議大夫，以疾辭。復徵爲太傅，封翼縣侯，陵語使者曰「爲我謝天子，九霄之上，無何有之鄉，金闕帝君，某已爲之臣矣，惟清靜寡慾，天下自治，何以陵爲」，遂入嵩山齋戒念道，常誦道德經，精感老君，授以三皇天文，黃帝九鼎大丹經。陵聞蜀多名山，乃將弟子入蜀，居鶴鳴山，煉丹既成，服之本可冲天，謂當興利濟民，然後服之。老君又教以吐納清和之法，又教以攝精邪，戰魔鬼種種神術，又授以天師印綬，雌雄二劍及符籙戒法，使助國扶命。桓帝永壽三年，陵一百二十三歲，老君授以正一眞人之號，九月九日、與弟子王長趙昇同升天。

總上所述，拋開道教之神話，歸納於信史，可知道陵爲子房八代孫，子房佐漢高成帝業，「功成、名遂、身退」，眞能實行老子之道者也，棄萬戶侯，而願從赤松子遊，既爲方外之士，而祠黃石公，學導引辟穀之術，又爲方術之士，子房眞爲有道之士矣，眞乃道士之典範矣。由此可知，道陵之思想，蓋承自祖宗一脈之眞傳者也。自幼讀道德經，又博綜五經而爲大儒，辭公侯富貴而作方外之遊，既通陰陽象緯之學，復善丹藥養生符籙之術，而志在興利濟民，助國扶命，眞可謂有道之士矣。其孫魯，推行其道，在亂世之中，鎮守一方，保民安生，使人民悅服，於是道教乃正式成立。魏晉時稱爲「天師道」。道教之書，

以神話贊譽道陵，固爲溢美之言，其實史書謂道陵「造作道書，以惑百姓」，又豈非失當之貶辭，以道陵之清高，豈秦漢方士所可比，其造作道書，就羣衆之心理，以神道設教，有警世化民之功，豈可謂之惑民，觀張魯之治漢中，人民樂之，朝廷信之，其功德何如乎，且其具體之言論，今已無書可稽，晉時之名臣，如王羲之、郗愔等，皆信天師道，可謂受其愚惑乎。

蓋自東漢，道士於民間行術，其思想與方術，已漸有成規，于吉讀道書，天師道讀道德經，其所主張禁酒，春夏禁殺、義舍、治病用懺悔及符水等術，與于吉太平經之道相同。靈帝時張角爲「太平道」，自稱「大賢良師，奉事黃老道」（後漢書、皇甫嵩傳）。又有張脩亦奉五斗米道（典略），其方術皆相似，而角與脩以惑衆造反被誅。道陵之子衡，能繼父志，有化俗導善之功（天師世家序），衡子魯則以其道保民安生，故人民信之，朝廷嘉之，因而天師道成爲宗教，與佛教相埒。

繼道陵而後，道教傑出之人物，如西晉葛洪，以平亂有功，爲伏波將軍，封關內侯，知天下將大亂，乃隱於羅浮山，自稱抱朴子，煉丹養生，所著抱朴子，內篇講成仙之道及金丹仙藥種種方術。外篇純爲儒家常言，深得儒門之旨。南朝陶弘景，博學好道術，明陰陽五行、地理醫藥之術，齊高帝時，爲殿中將軍，後隱於茅山，號華陽真人，梁武帝屢聘不出，朝廷大事，輒就諮詢，時人稱爲山中宰相，著述甚多，真誥、稽神樞等書，爲道教之要典。道教經此二人之發揚，理論愈充實，信仰愈廣大。

六、以老子爲教主

老子爲博學大師，孔子師之，仕周爲太史，見周之衰，乃超然歸隱，著道德經五千言。及戰國時，莊子以傑異之才，學無所不闕，辭漆園吏，而隱于鈞徒，楚王聘爲相，却而不就，王公大人不能器之，獨崇老子而發揚其道，稱之爲博大真人。老子之學既重於世，世人相傳老子修道養壽，年二百餘歲，莫知所終（史記老莊列傳）。老子隱後爲方外之人，據世人之傳說，老子已神化矣。方外之士崇敬老子，方術之士尊方外之士爲仙人，當然必尊老子爲神人。方士謂黃帝乘龍仙去，西漢崇黃老，老子與黃帝並稱，同被崇信。及西漢末，佛教東來，佛陀亦爲神人，故時人以佛與老作同等觀。後漢書光武十王傳云「楚王英、

誦黃老之微言，尚浮屠之仁慈」。桓帝紀「設華蓋以祠浮屠老子」。桓帝永壽八年春，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祠老子。天地祇，只是假設之神靈，老子既確有其人，既已爲神，此時已有老子「入夷狄，爲浮屠」之說，卽西渡流沙，入印度化胡之說（後漢書襄楷傳），故世人崇祀老子，與佛同尊。

方士本來寄託於道家之思想，老子爲道家之代表，自武帝而後獨崇儒術，孔子爲朝野上下所共尊，老子爲孔子師，而西方之佛亦爲老子所化，因此，道士名正言順，以老子爲教主，尊稱爲老君。張道陵之道書寶劍，皆稱爲老君所賜，爲老君之正傳弟子，自此道家之學，陰陽家之術，皆爲道教所接收，道教儼然代表道家，故世稱道教亦曰道家。

張天師既已成仙，老君更爲神聖，魏晉道士，遂將老子之人格益加神化，葛洪枕中書云「老子無世不出，數易姓名，出於黃帝時，號廣成子，周文王時，號鬻鬻子，爲守藏史，武王時，號育成子，爲柱下史，康王時，號郭叔子，漢初爲黃石公，漢文時，號河上公」。佛教徒謂：釋迦乃兜天宮菩薩下降化身，道藏靈寶無量度人上經大法云：老子乃金闕後聖玄元老君下化，老子歷代皆有化身。魏書釋老志云「老君上爲神王之宗，下爲飛仙之主」。道士有如此之祖師，自以居於佛徒之上，故雙方時相攻難。

七、道教之教義

道教肇自秦漢方士，只憑服食長生之方，陰陽占驗之術，不能成爲宗教；宗者、本也，有所本而成爲一種教化，對人生自成一種理論，其理論有神秘趣味，能使受其教者信而不變，如此方能成爲宗教。故張道陵乃以道德經爲聖典，以老子爲祖師，有理論，有思想，如此方能成立其宗教。然神仙之說則仍須保持，何也，其神仙卽道家人物方外之士，有超世思想，有神秘意味，無此二者卽不能成立宗教。超世神秘則不可以常理推測，不可引現世以爲憑，故神仙思想仍然屹立不搖。並充實其說，謂欲成仙不全賴方術，必須修行得道，始能超凡入聖，易言之，亦卽由修身而變化氣質，解脫煩惱，並藉莊子真人之境界以明神仙之狀況。得道成仙爲道教最高之目的。

必須有超世思想，始能修行得道，然超世思想談何容易，此非生有異稟者不能，而煉丹服藥，又非貧士所能辦，如此則成仙非一般人所能爲，如此則道教只能有少數人信仰。道士早已顧慮至此，故又提出針對現世之教義，順天者昌，逆天者亡，爲善致福，作惡罹殃。以因果報應之說，以勸化衆人，故吉太平經之要旨言：順天之道，慈善忠孝，可以致太平。「天師道」則教人誠實不欺。道陵之子衡，則以忠孝導民。平常之人，若不能成仙，只要能遵守教訓，亦可消災致福。進一步而言，宗教不離乎現世，故道教有「欲修仙道，先修人道」之說，人道者、普通之人生道德也，抱朴子微旨篇云「欲求長生者，必積善立功，慈心於物，恕己及人，仁逮昆蟲」。對俗篇云「欲求仙者，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爲本。若德行不修，而但務方術，皆不得長生也」。太上靈寶首入淨明四規明鑑經云「道者性所固有，非外而鑠。孝弟道之本，是以上士學道，忠孝以立本也，本立而道生矣。學道以致仙，仙非難也，忠孝爲先，不忠不孝，而求乎道而冀乎仙，未之有也」。道教淨明派劉玉云「道藏諸經，無非教人捨惡歸善」。元始洞真慈善孝子報恩成道經謂「有德之人，孝心高遠，道合天地」，謂「一切惡行，皆爲孝道所忌」。弘道錄五十五卷全講五倫五常之道，此皆道教之要典，然則其教義與儒家之道有何異哉。

既與儒家之道無異，則道教何以獨立，是以道士仍本乎初衷，以成仙爲傳道之宗旨，「修人道」爲入世法，「修仙道」爲出世法，老子與衆人和光同塵，而澹然與神明居；莊子不譴是非，以與世俗處，而上與造物者游；道家人生思想在出世入世之間，儻然自在，道教祖述之，故修人道，志在成仙，其思想亦在入世出世之間。欲取大衆之信仰，成仙亦不必須特別天才，孟子云「人人皆可爲堯舜，堯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」。道教謂成仙以忠孝慈善爲本，故劉向之列仙傳，介子推、范蠡，皆列仙籍；陶弘景之真靈位業圖，將黃帝、堯、舜、周公、孔子，皆列於高級仙位。道教書中所記歷代忠臣孝子成仙者頗多，不分階級地位，苟爲善人，皆有成仙之希望，故長安渭橋下之乞兒（列仙傳），唐李公佐之僕人（道藏神仙感遇傳），皆爲仙人。人人皆可爲堯舜，然爲堯舜者少；人人皆可成仙，然仙人亦不易見；此又在修行之程度如何，心無邪念，程度深遠，自然心境朗徹，獨有妙悟，此之謂得道。道教謂得道方能成仙，此其言「不離於宗」，而有神秘在其中焉，此其教義之要旨也。

道教在出世入世之間，其派系頗多，至遼金之世，大體分爲南北兩派，北宗號曰「全真」，以重陽子王喆爲教主（重陽爲

呂純陽之弟子)。南宗號曰「正一」，以張天師爲教主。其道雖同，而各有所重，北宗服食養性，以完天真，重乎自力；南宗符咒祝禱，兼重他力。至其顯然之別：則全真教，不飲酒茹葷，不立家室，授徒傳教，是爲出家道士。正一教，雖亦授徒，但天師世襲，應有妻子，雖亦齋戒，而有定日（俗云吃花齋），定日而外，可以飲酒食肉，故其徒皆屬在家者，是爲火居道；此南北兩宗之大較也。南北兩宗之中，又各分派別，皆大同小異而已。